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目錄

李翺五

題燕太子丹傳後

題桄榔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高愍女碑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公神道碑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

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户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

李翺五

平賦書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

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夫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

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

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爾

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爲步古之尺小爲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爲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之

畝古者步百爲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爲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爲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爲田五頃四十畝爲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千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爲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爲古之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

十畝爲廬井屋室茲時里旣加大一畝之田爲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邱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城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甽遂溝澮邱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

息葱韮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邱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

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畒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畒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

偷饑歲并入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
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
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
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
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
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
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病者皆樂其生屋
室相鄰烟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
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

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數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恒姪曰數奇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有大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往葬之姑姊妹之無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

不能自存者數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祿朋友故舊緦麻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於齊積功當遷辭不受請以與其叔無恒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以賴之獨無恒以爲不足於已無恒有妾曰善依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恒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爲弟數奇驚曰叔父得無悞乎無恒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數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爲人也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兄受謗爲不仁而棄弟矣盍請契焉數奇以爲然因質於無恒無恒遂

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奇以爲信既而數奇仕於蜀無恒果復以不類爲子愛之加於初數奇至固爭之無恒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數奇强我以爲無恒惡數奇之不順已也毁而敗之冀有惡名於時數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爲數奇者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數奇絜身而去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適吳不返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雖經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

奔翟逃禍卒有晉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恒之惡數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恒於大惡孰與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恒之所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無恒之所行無恒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恒於惡數奇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五木經

樗蒲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

吔采六開塞塔秃橛橾全爲王駁爲吔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筴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秃厥筴四白三元二曰橛厥筴三白二元三曰橾厥筴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馬筴二十厥邑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筴馬一矢爲坑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兗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賫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賫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

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𦏁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

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覯叔賢於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較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二子爲户部侍郎初户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父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祗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受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户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則剛勇不回也如

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

山題姓名記别既食韓孟别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脉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嚮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

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隊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椿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

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花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又三十里自洛州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

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何首烏錄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閹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籐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㚒良戲而曰汝閹也汝老無子此籐異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飡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鄉

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爲藥告田兒曰此交籐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汝偶餌之乃天幸因爲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敘交籐云交籐味甘溫無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籐生順州南河

縣田中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藁本光澤形如桃柳葉其背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黄白雌者黄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乘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覆汗出導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萆薢蔓生根如杯拳削去側皮生啖之南

人因呼爲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錄

陸歙州述

吾郡陸修字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矣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顚頽之

人然也賢者與顚頽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顚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顚頽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勿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顔子子思孟子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白聞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

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刼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

之道異於齊桓曹沬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乃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題桃榔亭

翺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翺以正月十八日上舟於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於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自宣城會我於常州以偕行既翺停舟宿留日日以須韋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

城謀疾到逆江南流上朔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上梲榔亭見韋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乖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㬰爲兒童時聞山遊者說峽山寺難爲儔遠地嘗以爲無因能來及兹獲遊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邱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

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平治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凡居山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爲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邛山則外爲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劒池上峭壁聳立憑樓檻以遠望

高愍女碑

慇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歳當建中二年父彦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彦昭守濮陽及彦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慇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慇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慇女

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於江獄吏噂因章女悲號思啼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歲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戸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彦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公神道碑

柏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爲采地者因以爲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之時三郤惡宗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奔楚於是改伯爲柏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爲魏郡守子孫家焉故爲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爲工部尚書生敬仁爲蘄州長史生謇爲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寺少卿生造爲懷之獲嘉令卽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

不去爲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賊志乃學擊劒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婺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爲都知兵馬使大歷初潘獰虎據小傷胡參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

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讎私志未立豈敢望爲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稅所辦者惟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並宣越與浙西以爲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

將卒萬人救陳並寧陵是時劉元佐敗於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纍埔道覘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麾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没於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户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

平詔曰休勳茂伐書於竹帛戎籍乃爲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爲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瑊等三十六人圖形於凌烟閣上親御即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爲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衙將魏循代爲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爲之廢朝贈陜

州大都督明年葬於萬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爲蔡州刺史曰耆爲諫議大夫曰元鳳爲澄城主簿曰夔爲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爲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猗杖之圍希烈之所以兵不及於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爲也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太和元年翺自廬以諫議大夫徵路出於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敎後嗣其果有

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毁誓殄父讐不怯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勲擒凶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宣疏土壃報未功當是生後人紹慶不忘

唐故横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

傅爲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爲二十八將功高

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於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爲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爲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宏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宏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爲賊乎遂誓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

以聞詔以樂壽爲神策行營命公以爲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爲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鬬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爲左神策軍將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自刻凛清己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飭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爲鹽州刺史閱帝初以公爲銀夏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

織黨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懼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職當禁其逃亡有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太和二年九月以公爲横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圖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爲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爲

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爲念故官甚卑有未官者

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奕奕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蕃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前事自我爲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九目錄

李翱六

李翱六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銘

公諱朗字用晦當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歷中每爲文輒爲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

公以伯父母無子卽日歸養於蘇州使其弟酉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管榷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御史中丞傷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爲興元府倉曹參軍三年復徵入爲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參軍遷殿中尋加史館修撰入省爲都官員外郎修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員外得郎

中數月遷權知諫議大夫敬宗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宦官
毆傷鄠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爲者殺之以
正法寶歷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
面諫其屈不得請凡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卽位
遷工部侍郎太和元年八月以爲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
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九月壬
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爲之廢朝贈右散騎常侍有子
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韋氏給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
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甘

𣲖鄉先公墓次以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令名不忘昌其有已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宏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大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

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戸贈膳部員外郎大
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
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
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爲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攺評
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遷江西公隨之加侍
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屛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
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
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駮去者宰相名吏人詰之堅執
不攺遂以公爲宣武弔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

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清選遂爲右司郎中郎官惰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悦爲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名見遂以爲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卿而公改祕書少監德宗崩爲太原幽鎭等十道告哀使持節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

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饑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爲戸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勑五丁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爲戸部侍郎人望盈重僉以公遂爲宰相會考制舉人奬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州

以韋詞爲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兹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巳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衮所奏勑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彊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翺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既至封印不啟遂振慙而止宰相裴垍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爲吏

部侍郎重修甲勑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别歷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爲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姦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絜廨宇以修迄兹守行遂爲故事凡歷四年補内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鹽鐵積欠官錢與之廷辯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柢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遛之狀請於非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之遂内外結

構出爲郴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寛其爲郴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爲薄明年名拜原王傅數日又爲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兖鄆州等十二州列爲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翛死上問宰臣崔羣皇甫鏄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鏄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

言上惟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爲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爲鏄所譖鏄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鏄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戸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蘄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爲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遷左僕射致仕全給

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
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遊於園沼之中用以
爲適太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
有八天子爲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
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
祔於潁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
之孫丞相晉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
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
舉進士登宏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爲業女適右司郎中

葺公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鄜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翺之受恩也久來請爲誌銘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號國又終漂泊江湖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旣於永歸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莅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雋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恩建葭莩濡洽以財袒免緦麻亦盡其哀止足告歸偃息邱園子裔孫童十有五人有列卿曹貴爲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

中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旣壽且貴示終以常福薦攸歸疇可比望爲廟太祖百世蒸嘗

祕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君墓誌

公諱某字盧符宣州刺史元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府監怙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爲馬孺子爲之著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爲懷州參軍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三府累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曹熟陟使裴伯言謂公堪爲諫官薦之於朝拜殿中

侍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叅謀名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復命授興元少尹入爲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加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己酉寢疾卒公博覽多藝奕碁居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祇以纂録自樂爲事撰歴代紀録類史鳯池録纂寳折桂録新羅紀行將相别傳及所爲文總四百八十八卷年登八十官貳祕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頴川陳氏贈頴川郡君先公終三十年餘矣有子七人曰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第二第四子文範並

早卒曰文同曰文約讀書著文有名於進士場曰文輿曰溪郎皆恭守家法女五人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喪以明年二月祔葬於偃師從先塋謂翺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爲誌

叔氏墓誌銘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翺奉其叔氏之喪葬於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翺實主其事銘曰

翺生始言叔氏棄歿爰殯於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

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國邱墳孰封松檟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嬴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夭謝於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爲故鄉乃樹松柏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佶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元植之孫靈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勅攝富平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

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陜州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爲本縣令充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爲同列潛搆功不得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太府寺丞未幾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書侍郎元載爲潭漕使請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觀察使鮑防以爲判官權知饒州事遘疾歸

卒於信州權窆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男冀爲邠州司法參軍三女各爲士妻後娶杜氏女生子三人曰溆曰羡曰弇女五人長女嫁長洲尉源咸季次女適權顭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嫁溆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爲度支振武營田使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溆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葬於萬年楊村從先人舊塋溆嘗與翺同事嶺南府翺知溆之才亟薦於時故溆來請誌銘曰

士生於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戸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朞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絶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

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己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名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卽位鎛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五卷曾大父載德穎川郡王左羽

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於嵩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與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甍名其友禮部郎中李翺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

歿君子以爲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嘆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絶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於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藴位細慶叢於公惟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

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別駕時宰相有請昏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疾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於舅族少好老

子莊周之言與羣童遊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
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力田供養由
是少不肯求仕善草隸書弓矢博奕皆得其妙既冠得濠
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行吏急民寛富豪并貧民之
産而不稅者盡以法治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
嶺南得試左武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
司直授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爲判官奏未下以疾卒
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十八先
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卒女子五人長女壻禮部

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州觀察使杜式方次女壻京兆韋放次女壻滎陽鄭循禮小女壻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鹽鐵推官寶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於鄭州某縣岡原翔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葬來名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材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弗求曷計

人爵慶藴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爲誰孝子之卜著蔡僉吉
嘉原埘擇合骨於兹終永其託何以識之有松有柏

故河南府司録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爲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
子明經及第歴寧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院事得協律
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爲推官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
爲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
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府戸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
爲司録參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

精曉吏事少遊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楊美其文詞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攝職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狀君辯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月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給六十後刺史到欲盡入其羨於官君既去職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為司錄始就官丞符吏請曰

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傚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耶使拽之將加杖承符吏眾進叩曰前司錄皆然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耶用此贓何爲因叱出之名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參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麤宜當一不合别二無踵舊犯吾不恕及月終廚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職田手力數既別官品矣此餐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至參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廚附食司錄

家僮或三人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撓廚吏弊日益長君使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廚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廚名諸縣府望吏告曰某居此歲久官吏清濁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職當舉非法往各白汝長宜愼守廉靖以澠池令爲戒其所改易皆克己便人堪爲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弔哭咸以爲能高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祗守不失家法女二人前娶淸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虬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叩頭泣曰丈人嘗與先子同官而遊宅居南北鄰敢請紀石

翺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鐫其實可推類以知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己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時所艱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元覽上谷人少爲道士學黃老練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

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元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憒尋而不攄翺以爲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爲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翺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

其子壻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値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翺翺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於其兄弟之家越月日權葬於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

之喪孝道也傅氏卒於兄弟之家戀母也傅氏戀母其教施於子傅氏之歿不爲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婦道於昌黎韓氏府君諱弇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祕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卽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

蕃不肯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旣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於其父弟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愼於嫌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於隴西李翶夫人從其女子依於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於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

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殿中君之先葬於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於河陽而獨墳於陳留弗克祔於殿中君之族而依於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卑沒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爲然哉於是敘其孤女之悲以誌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蒼兮不

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徐公行狀

曾祖仁徹隋吉州太和縣丞祖元之皇考功員外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徐公年七十二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祕書省

正字初辟巡官於江西又掌書記於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大理寺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度判官於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授洪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皋江西兵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薦之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於縣城州城與公田三百頃皆爲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種與食所收其半與之不假牛犁者三分與二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

凡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於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塗有餘圬人不板築而牆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工有餘陶者圬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於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爲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

遷合州刺史其始來也部之戶僅七千凡六年遷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盈四千戶馬初先夫人殁於江西遭賊難未克返葬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於河南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闕其帥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爲之不請有年矣宰相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名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遷朝散郎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兄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

君塋近漕河表求改葬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師遷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歳貞元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率其屬納質供賦黃氏周氏韋氏儂氏皆羣盜也黃氏之族最強盤亘十數州周韋氏之不附之也率羣黃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羣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遷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本

管經畧等使散官賜如故前節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職百數謀夜發兵爲亂事覺奔走公至隂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擊羣聚緣盜發輒捕斬無復犯者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瑇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甍於位凡三佐藩屏之臣五爲刺史一爲經畧一爲節度觀察使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爲開國

公官亟遷爲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世爲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氏子皆夭後夫人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右衛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爲業謹具歷官行事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

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

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辯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旣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旣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

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三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

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

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
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
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
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
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
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
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
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
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

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

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鎭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

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廳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

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賊盜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

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㓜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服朞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兹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

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

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